

卷十

書名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撰者 清 李雨堂 撰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編號 D8642400

彩色首頁1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卷之一

吳西瑞雲齋原本 禪山福文堂藏板

歌曰

繼立極惟盤古混沌初開天地分三皇五帝均調治相
 傳緒萬民欽唐虞二帝求賢護化育玄功聖澤深當時
 為民患大禹功成水土分曆年四百終于傑運屬商
 至君相傳曆久亡于紂文武西興誣溺民御林八百
 國祚延綿德業深稱雄七國相吞併無道強秦二
 漢爭鋒劉應運四百餘年鼎足均晉興未久遭胡
 數傳不永君隋文一統亡楊廣十有三年社稷分
 起唐高祖二十相傳屬宋君數傳之後惟千古興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厥無字是生口云



了頭尔乃一無知婦人休得多嘴言倘煩擾吾逆吾之意
定斷不饒不知信氏夫人如何答話劝諫得夫君依從者
且看下回分解

現沈達奉命打解一程籌算言至上未知奸臣先曉其
中定見可嘉托用此等把細之人斷不至錯悞

楊元帥上本原為劾奸立法不意仁宗反為奸臣佞言
所惑所以大奸似忠為君者當明鑒焉

焦廷貴之見猶稱未將打拱直言征衣之失足將莽將榜樣

班好佞笑計忠良尔評我論何等用心

奸佞人未尝不惡人目之為奸所以沈不消一有伊氏

呼龐洪為奸臣即大怒而不顧夫婦情誼即詈言叱罵

既奸矣而不顧自己為奸亦只心雜味九卷終

滿像後續南比宋包狄平西初傳卷之十

第十卷 四十四回

詩 賢慧勸夫身盡節 奸愚傲主自乘名

曰 彼此不分男與女 但行仁義便稱賢

君息浩蕩臣當念 方見存心不愧天

當日伊氏夫人呼喚老爺妾是一片忠言諫劝還望准從

豈期尔仍歸奸臣黨羽难怪妾身多言也還防日后有傾

家蕩嗣之禍方知船至江心補漏遲此日方懔悔不听妻

諫之言反落得臭名與后人咲話沈爺大喝不賢之妇后

日總然有傾覆之禍與汝何涉何干伸手兩個巴掌打去

旁首喪了環趨近扯着老爺袖袍呼老爺既罵夫人也罷

乞祈萬勿動手喪了环扶持三母共歸內房夫人坐下呼

嗚呼環素蘭往外堂屏后打听老爺將三關官如何審斷
卽回未復知了環領命而出不表又言沈御史怒氣沖
不聽夫人勸諫一出外堂登時傳話陞堂早有差役帶上
焦廷貴他早已上了刑具一到御史堂上高声大喝立定
呼沈不清尔休得妄自尊大沈御史拍案喝声蠢奴才法
堂上還敢如此無礼尔要恁的焦廷貴曰焦老爺要回邊
關去沈御史曰焦廷貴今日本御史奉旨審詢楊宗保亂
法欺君之事速將狄青失征衣冑功劳揚宗保屈斬李成
父子尔受狄青多少賄賍怎生毆辱欽差楊宗保妄奏詐
賍事細也供未以免動刑焦廷貴大喝沈不清的烏御史
說什底話吾焦老爺只不知休得多問御史曰本官也知
尔不動刑法怎肯招認吩咐將他狠心的夾起差人領命

卽將焦廷貴下脚繚登時走足一双套入三根木中焦廷
貴曰這個東西入與足甚趣沈御史拍案喝声焦廷貴招
罪否焦廷貴曰吾焦老爺掙取尔狗命御史再呼役人將
挾棍一連三根兩棍頭又加數十觔焦廷貴愈加大罵不
絕喝曰沈不清烏龜官狗奴才敢如此欺侮尔焦老爺
御史曰焦廷貴本官劝尔招了罷焦廷貴大喝沈不清尔
取得下吾胸袋纜算尔的本領沈御史想未焦廷貴原乃
一硬漢英雄諒他不肯招罪的不免做個假招供也吩咐
左右將他鬆了刑棍上回繚具發回天牢待明天取他腦
袋佐表焦廷貴發下天牢御史退堂回進書齋內做脩假
口供当有了環素蘭在后屏瞧瞧打探得分明進至后堂
細也達知王母伊氏夫人听了登時臉上無光汪也珠泪

打發了環衆人多出房外去了夫人独自一人將房門閉上長嘆一聲濃磨香翰題絕命詩曰

妾身一殞有誰憐

虛度光陰三十年

但願夫君徧性改

總歸黃土也安然

詩罢淚如湧泉言可憐十餘載恩愛夫妻一旦分離未免情傷第今日劝諫夫君不從出于不得已日后亦不免殺身之禍反要出珉露醜與其生不如與其死也言罢自縊身亡喪了環見夫人進房內久閉門不開衆人說老令從未與夫人淘氣今朝口語相駁叱罵二番又動手打兩個巴掌爲着外人之事夫妻惹起氣未今久閉門不開不知夫人吉凶如何喪了環商議甚資慌忙只得齊七動手打開房門一瞧嚇得驚慌无措多言不好夫人當道尋了短

見素蘭叫金菊姐七尔等且看夫人待吾往根老令得知言罢慌急忙去了內房了環將汗帕解下哭啼呼叫灌下羹湯那知夫人身体冰冷那得復甦住說喪了環張惶當時沈御史在書樓中正做完假詢供寫就一本要未朝奏帝自咲曰此一太那官尔天波府勢頭高楊宗保也性命难存即狄青是太后娘七內戚也逃不脱狗命幾人寫就此本正要連日去見龐國丈看假口供本章只見素蘭了環跪進氣喘七而未呼声老令不好了沈不清喝曰賤人死了沈御史喝声小賤人敢未唬恐吾老令夫人毫无病症怎言死了了環曰果然夫人自縊身死我喪了環打開房室門現有衆人尚在房中救喚夫人御史曰此不賢

婦人應該死的素蘭听了淚流呼老令难道口頭上爭鬧
幾言就斷了夫妻之情不成又可惜夫人乃一位賢良誌
命翰墨名家之女死得如此慘傷老令还不速往看夫
人救活否沈御史喝声賤了頭糊說尔們且救他吾不往
了彼如此可惡口口声七只罵吾奸臣還有什麼夫妻情
分言未了又見兩名了环我奔進来啼七哭七称老爺夫
人縊死慘傷我們多方解救只得不还陽了当日沈不清
趨奉奸權慊惱夫人諫阻多言竟將夫妇之情付于流水
是日見了环多来稟告只得進內房走近屍旁立着冷吟
呼伊氏誰教汝多管我的差處為此尔自尋死路寔乃口
頭取禍也汝死在九泉怨恨不得丈夫回身吩咐了环速
喚家丁掘土埋他喪了环呼老令不知怎生理法沈令曰

即于后园亭中掘個地窖之掩屍骸是也衆环奔称老令
言差了主母夫人曾受王封誥命二者是老令敵体之貴
結髮夫妻今日尋了短見死得如此慘傷理應開喪越度
然后棺擲入土爲安總是沈命喝声賤婢休要尔們多管
衆环呼老令這是理該如此莫不得我們了环多言也沈
令喝曰這是不賢之妇死何足惜有什麼越度棺擲成喪
那個再敢多言活七處死言罢出房而去喪了环妇女听
了不敢再言珠泪紛七人人苦切言夫人乃得可苦賤也
何故老令心腸如此硬全無夫妇半点恩情夫人尔在九
泉之下略有三分未混必須哭訴閻君天子訴明苦楚絕
好当日只得无奈遵命喚至幾名家丁那一個不道及王
人之差即日帶備鑿鋤一至后园心掘開坵潭數尺之深

裹了環伏役夫人沐浴了身體更換新衣裳夫上插些花
細環釵之物哀相傷心其時候乃初更鼓也前后有提籠
灯火引道將夫人扛抬起是月乃三月初二故月色早沉
未至后庭中家人婦女悲嚎慄切已將夫人理入土泥窖
中上面仍用坭上浮鬆蓋掩以免壓腐體骸這是喪家丁
婦女憐惜夫人受屈不忍之心不然日后怎生全屍起還
后話不提是夜喪家丁婦女人人叩首個個含悲多言夫
人受過王封金枝玉葉之休慘死了不得棺槨安葬皆乃
老令沾幸不情也任表家人痛泣主母又到沈谷親后庭
心看見夫人理于土中言伊氏尔今死了是尔命所該勿
怨着我丈夫不情待吾未朝奏主殺了焦姪貴公事一畢
然后棺槨再理蓋只因今日公事煩惱不及脩棺收殮今

漸屈尔塗坭數尺的言畢回進書房頭一搥言罷了那有
這等多官婦女不畏死欽裙還惱他罰下詩辭四句爰本
官改什成偏性未言罷命家丁持火把往國丈府中一至
令人通報進內相見即將本章假供與國丈觀看國丈灯
下看畢大悅此本甚是妥當詳明待明朝程進相見沈谷
日夜深如此告退了當日算得神差鬼使伊氏自尽的緣
由御史並不說明是以國丈全然不曉沈翁回衙二鼓將
殘了歸房坐下不覺動起愁思咨嘆一声夫人死去顧影
孤单今宵沒有作伴想至其間心中煩惱不免喚名待兒
作伴也妙想未素蘭年長了有些姿容不免命他陪伴罷
忙呼素蘭到房中沈谷一見曰素蘭吾老翁有句密語與
汝言素蘭曰老翁有何吩咐沈翁曰只為夫人死我寒寂

寘今夜汝妻倍伴老令汝即承當敕詰鳳翔了素蘭听了
驚忙呼老翁奴婢乃一下賤了環况王母夫人待我們猶
如子女惜愛厚德深恩豈敢忘老翁休思此念頭歪也吾
又乃下賤之体怎能倍伴老令貴人沈翁听了曰尔這了
頭好不中抬舉今日倍伴老令一宵明日做夫人與吾老
翁敵体之貴那個敢來輕慢尔的素蘭曰賤体福分微薄
承當不起老令免費盛心沈翁曰賤了頭胆大吾老好意
抬舉汝擅敢方違成言罢門閉房門已將了環攔上上牙
床素蘭犹是老令吾賤盾寘有汚老翁貴体能恐奴婢罢
沈谷曰若再不順從活也打死不許多言當日素蘭年紀
須長但心怯主人之威出于無奈只得順從是夜倍伴老
令不多細表只苦伊氏夫人死得慘然并不安人土魂在



九泉之下焉肯饒過此消情消幸丈夫此言少表次早沈
翁起覺梳洗畢穿過朝服竟到朝房少停萬歲身登宝殿
文武朝參分列值殿官傳過旨意有沈御史出班俯伏奏
曰臣奉旨審斷焦廷貴初則掘強不招次后賂用蒲別招
出狄青失去征衣冒功抵罪焦廷貴受賄為証李成父子
除寇有功楊宗保反不察而屈斬欽差孫武又被他封固
庫倉不許盤查縱令焦廷貴毆打欽差反刃滑刻孫侍郎
詐贓又將本章供狀上呈天子看罢龍顏大怒罵声滔天
朕去楊宗保朕只言尔乃边疆寄命大臣看未乃一大奸
臣也深負國恩目无王法狄青既失征衣不該冒功抵罪
屈斬有功良善一班欺君藐法小人斷難輕恕差官扭解
進京國丈一想如若扭解回朝必被余太君狄夫后出頭

仍是殺不成卽出班奏曰臣龐洪有奏天子曰卿且奏末
國丈曰臣奏楊宗保入鎮邊關兵權統屬如若扭解回朝
誠恐被他聞風准備萬一路途變端禍關非小天子曰卿
之見如何國丈曰臣思焦廷貴招認罪名无容再問莫若
密旨一道賜其刑典待狄楊二臣卽于邊城尽節焦廷貴
卽于至城決處未知我主龍意如何天子准奏仍命孫武
曹旨一道朝典三般密往邊關着令楊狄二臣速行受命
孫兵部監斬焦廷貴覆旨二奸得差大悅又有壞賢巨文
武人人驚恐一全出班保奏有富太師韓吏部與天子語
爭亦駁天子只是不依衆臣只落得氣怒不悅又無奈此
時隨駕在朝也不能往南清宮天波府通知消息時兵部
奉了密旨一刻不停卽往天牢中吊出焦廷貴這位黑
將軍還是不絕大罵奸臣烏龜一程罵到西郊早有天波
府家丁打听明玳奔回府報知余氏老太君自從沈達回
朝后得接邊關來書日日差家人往朝中打听今一見綱
出焦廷貴卽奔回府報知余太君聞言大怒卽時上了宝
輦親自上朝面圣犹恐救搭不及焦廷貴先命杜夫人穆
桂英往法場阻擋監斬官不許刀若問天波府几位夫人
十分利害這孫秀須乃王親見了二位夫人惡狠也也惧
怯三分大喝奉余太君之命刀下留人這孫秀那里敢動
當下焦廷貴高声呼喚夫人速來搭救小將不然活着的
人分作兩段二位夫人曰焦廷不妨如若殺尔自有孫兵
部抵命焦廷貴曰如此方妙也不知余太君上殿見駕救
赦得焦廷貴如何下回分解

寫伊氏夫人兩番諫諍丈夫此番不特不從反遭叱罵
毆辱寔御史趨權附勢心頭之熱也歟重刑焦廷貴撰
假供做虛木皆欺君瞞法大惡現御史所為仁心天理
喪盡總有賢哲妻良言何曾入耳 為人既齊家必能
治國二心斷無兩用不習善即為惡干沈御史可以遍
鑑矣 君臣人倫之首夫妇人倫之中第御史一聞妻
之縊死毫不相關而露体于土中是獸心非念也仁宗
在御四十二年史稱賢君第其政不免得失相兼皆由
忠奸淆混之弊可見聖言為君難為臣不易益切矣
四十五回

詩 余太君喚臨金殿 包侍制夜築烏臺
曰 天波無佞府中臣 歷世忠良建大勳

豈料群奸行嫉妬 欲將一網隔賢人

却說余太君進至金銮殿中俯伏見駕天子即命內侍以
起坐下錦礮太君開言曰陛下未知因何處斬這焦廷貴
他乃邊關効力之將况及忠良之后即有罪于國法皇上
亦須要念他祖焦贊有血戰大功略寬恕几分免折斷了
忠良后裔方見陛下仁慈天子听了覺得難將此事分明
說只想一会國丈暗言君王何不善于答辭何不言君要
臣死不死不忠吾亦不敢多言办駁只因這位余太君不
是好惹爭論的当下天子不言太君曰陛下臣妾丈夫兄
子數人多是為國捐軀首爾止存一脉即吾孫兒領守邊
關將已三十載赤心報國並無差處陛下所深知即焦廷
貴隨守邊關也有戰功未知犯了何罪要處斬他天子見

太后多問只得言朕差孫武往邊關查庫倉焦廷貴不該辱毆欽差如毆欽差卽毆朕一般如此目無王法放肆理該處決太君曰孫武既奉旨查盤庫倉以庫不查反詐取賍銀五萬兩欽差詐賍猶陛下詐賍也應該將孫武執法正處乃是天子又曰孫武並未詐賍他豈不枉屈的太君曰焦廷貴毆辱欽差並無此事殺之無辜也天子听了微哂曰焦廷貴辱毆欽差已經明究招供豈是枉屈斬他太君曰既重办焦廷貴孫武何得並不究追况毆打欽差理該罪及楊宗保如何独挾焦廷貴如此非陛下行法私立法不當乎天子听了太君之言龍首略一点開言曰汝孫兒果也有罪难以姑寬朕且念彼是功臣之后守關二十餘年不忍身首兩分特贈三般刑典全其身首也太

君听了大怒大言曰臣妾丈夫兒子十八人死其七八俱乃為國身亡不得令終圣上毫不作念也罢卽吾孫兒楊宗保守關有年辛勤為國陛下輕听讒言一朝賜死其心忍乎卽比民間訟案也須詰詢分明兩造誰是誰非方能定斷何況如天大事情不究孫武不詰宗保秋青親供但據狂妄焦廷貴之言便殺者的殺賜死者的死倘果也好臣作弊不独一死何所惜命而且忠良受此冤屈一生忠義之名化作萬年遺臭之行豈不冤哉然而沈御史是龐國支是師生之誼孫武是孫兵部手足內中豈無委曲之弊伏祈陛下暫免焦廷貴典刑且將楊秋二臣取到陛不親至詢供如果有寔情非但宗保之罪難免則無佞府之名汚矣臣妾滿門亦願甘受戮矣若此陛下不分明四人罪

端先將焦廷貴處斬是立志存私非立法之功也何能服
衆臣之心公論怎泯又有國丈暗看余太君想來今天穩
七的殺了焦廷貴並無反供口對那邊關上兩名奴才易
于收拾不知那個畜生胆大往天波府通知消息消息故
這老婆兒到朝說出一段臭言狠烈君王犹如木偶一段
老夫好計謀枉用了定然焦廷貴殺不成狄青楊宗保還
在也又有文閣老韓吏部富太師參良臣想來老太君之
言理明而公正直破奸黨衷腸皇上定然准依了當下天
子聞太君之言想來有理只得傳旨焦廷貴暫免開刀仍
禁天牢孫武免責朝廷典復另頒旨意召取楊宗保狄青
回朝詢明定奪太君又奏息陛下將焦廷貴賜于臣妾收
管決不有碍天子准奏又着旨太監四名送老太君回歸

天波府內當時聖旨一到了法場焦廷貴不用開刀背上
又着令孫兵部送回天波府有杜夫人穆桂英冷咲罵声
奸臣佞賊尔敢向大虫頭上撞汗麻當日天子駕退群臣
出朝有孫侍郎仍奉旨往三關召取楊秋回朝次早登程
國交回歸相府心中忿怒也不多表再言余太君與杜穆
二位夫人回府帶怒罵大奸臣緣何平地起此風波尔
要計害別人犹可計計真我天波府內之人也难了太君
曰且看宗保孫兒回朝分明此事復與喪奸狼作對也當
日焦廷貴到府拜見老太君并列位夫人太君曰邊關之
事寔乃如何焦廷貴曰狄青失征衣立戰功是真李成父
子冒功是寔孫賊一到即詐誑數萬是以小將他毆打太
君曰多是尔打了孫武夢了龐洪中奸之計焦廷貴曰太

刑部
圖書

君不妨龐洪這奸賊斷也容他不得待小將往取他首級
方消此恨太君喝曰休得闖禍或是或非且待元帥回朝
再行定奪當日太君就恐焦廷貴出府招災闖禍故以將
他留欵在府中不許私出又差人往天牢吩咐獄官待沈
達細心供給此話不表又先說明明間世事方可為據可
見可聞独有阴司查冥不見不聞何足為憑但據伊氏夫
人还阳之后洩出情由方有此段之書不然書上言及鬼
神阴府之事寔見詭譎誕該了今略表明以免看官疑議
也有伊氏夫人死去壽數原未終尽哭訴閻君身遭慘死
之由閻君查閱夫人年壽有八旬八目下重亡寔屬屈死
應得还阳沈不清注壽三十六本年三月初八應死于凶
刑刀下閻君開言曰伊氏夫人雖被冤屈但汝丈夫本年
該凶死于朝廷法律夫人可速回阳世包侍制那边走訪
他自有救汝还陽之法夫人上真閻君包大人往陳州賑
飢未回氏乃一女亡如何越境遠奔豈無神人阻隔閻君
听言即備牒文差鬼兵二名吩咐送夫人往陳州城隍司
管收留好待夫人告訴冤狀回陽二鬼卒領旨送護伊氏
夫人一刻乘風已至陳州城隍那边走交代不能詳表阴司
之案却說包公上年奉旨賑飢尚未回朝前書言陳州地
面連飢數載黎民苦度維艱歲七粟價倍增只因蝗虫太
盛稼稻被蝕十不存一有產業之民犹稍可度捱更有貧
乏之家老少多少死于溝壑之中灾殃可憫故本府官員
是年申詳上憲督撫文武拜本回朝全上恤民赦育包公
調取別省米糧到陳鎮低價而沽濟活多少生民性命人

人感沾皇恩但乞笑戴包公大德包爺又立法不許富厚
土豪積聚倘查出多取積而昂價沽者即要拿究均施與
貧民是以惡棍土豪不敢積粟圖利官吏狠差不敢作弄
賣法人人惧怕善包拯利害當日乃三月初三日包公督
理飢民糧粟正在轉回未三十六對排軍前呼后擁包爺
身坐金裝大座轎凜凜威嚴令人驚惧其時日落西山天
色昏暮忽一陣狂風回包公耳邊呼的一声响而過包爺
身坐轎中眼也烏黑了衆排軍被此怪風吹得寒毛直豎
包公想未此風吹得怪異难道又有什麼枉屈冤情爭想
未即吩咐在直即開言大喝何方冤云作祟倘有冤屈容
汝今夜在荒地上台前托告果有冤情本官自然與汝力
办如今不須攔阻去罷言未了又聞呼一聲狂風捲起砂

天
地
圖
書

石漸已靜了包公吩咐打道回至衙中用過夜膳即命張
龍趙虎今夜可于荒郊之外畧築一枱排列公位于枱中
在此俟候不得延遲兩名排軍領命去訖是晚只爲要逃
速趕办立刻在手此關外尋了一所空閑荒地週圍四野
空虛邀齊三十餘搭竹棚人不平刻已搭成一座棚上
中央排列公案一位其時初更將尽二人回稟知包大人
包公賞了衆人之勞不帶多人止携兩對排軍薰超薛霸
合共張趙二人在着枱下俟候當夜二人提灯引道二人
后擁相隨街衢中寂淨无声只聞犬吠嗥嗥耳是夜初
三早收鉤月止有一天星斗到了此關約有二里之遙包
公一到郊野之中空荒之地徑了坐轎但見週圍多是青
毛草亂叢毛的磚瓦塌棺古塚破骨枯狸東一段西一

塊骷髏包大人見了到竟觸目傷心望有築柩四邊清淨
 是用工打掃潔的有包爺上了柩中焚香叩祝一番然後
 向當甲坐下默淨不言下面四名排軍遵着包谷命立俟
 于柩下肅淨已有二更中柩上只有包大人醒也然的坐
 着听候冤告訴當時柩上止有一灯光焰柩下提着一對
 其時遠也又聞三更初轉忽有一陣怪風犹如冰霜寒冒
 透肌膚四排軍早已毛骨鬆然双目昏也睡去當下包爺
 也似半睡半醒于案中耳邊尙覺陰風冷也矇矓只見一
 女鬼曲腰跪下呼大人听妾妾乃伊氏名貞娘西台沈御
 史髮妻也包谷曰汝既云沈御史髮妻乃是一位夫人了
 且請起當下包谷曰夫人汝有甚冤屈之情在本官跟前
 不妨直說當時夫人將丈夫沈國清與國丈衆奸臣欺君



害害了楊元帥狄青要沈氏翻冤待殺誅了楊元帥三人
 只為一心功諫丈夫不覺人奸臣党須要尽忠報國方是
 臣子之職不料丈夫不听反是重也發怒垢罵毆辱妾身
 是以想丈夫既歸奸臣党中日后豈无報應定然累及妻
 奴出乖露醜不知早死以了終身這是妾身愿有歸阴的
 是别所怨惟有丈夫不仁妾虽死有不甘心之處今已哭
 訴闕君言妾陽寿未終故求大人起屍妾可再生了感恩
 非淺也公曰夫人汝却差了吉言如有三從之道出嫁從
 夫理之当然尔因丈夫不良不依功諫忿恨而死不該首
 告夫君既告証丈夫豈得无罪夫人曰大人妾自求身死
 有何怨恨丈夫但妾身冒叨皇上之恩敕贈誥命之榮丈
 夫既不念夫妻之情死固不足惜亦該脩棺成殮入土方

妄何以暴露屍骸將塗坭埋藏土內辱沒朝廷命姓豈無
欺君之罪混將婢為妻私承誥命有班人倫綱常大變妾
若不伸訴明則世代忠良將士危矣今現有欵差往調拿
楊狄二臣回朝了一付奸臣究問二臣猶比釜中之魚若
非大人回朝公亦擎天棟柱矣時倒宋室江山一旦傾妾
今告訴一未為國除奸並非別意二未訴明被屈以免有
玷清白之軀但大人須速回朝方能搭救二位功臣如遲
二臣危矣包爺听了不勝讚嘆尔身屬妇人尚知思君惜
將之心直乃一位賢哲夫人了枉吾輩男子漢七尺之軀
食着王家捧祿尙不及尔一妇人轉声又問夫人尔今玉
休現在沈御史衙署中否夫人曰現在府中后痛囚更首
桂樹旁掘下途泥數尺便見骸屍了包爺嘆曰果有

此事可惱沈御史糊塗不通情理也尔妻乃一誥命夫人
緣何蒸露屍骸便理士申欺天昧法莫大于此更兼行私
刑做假供狀以欺瞞至上欲害忠良以假作真更為死有
餘辜夫人且請回原處待本官星夜趕回朝便了夫人卽
拜謝再上而去包公已悠悠甦醒耳边仍查陰風冷心想
未似夢非夢十分詫異心中一一記清白不知是夜回朝
如何起屍救活伊氏天人且看下一回分解

此回觀余太君當金殿中歷陳剴切并滿門夫子爲國
捐軀可見勤勞王室忠良將士事君致身之勞悴也如
仁宗不感悟不恤体非君之仁當日若非余太君剛斷
詳陳理論仁宗未必准群諫諍而輕亦楊狄二臣可見
知人則哲之難書中言及鬼神非正論也第以包公歷

上見聞之言無非一夢耳讀者亦以一夢而視之可也
此回以一風作警報而作正辨命築烏柏引出許多奇
幻之夢亦可聞不可見之事

此回狂風引出下回落帽風作一虛地步
四十六回

得冤有據還朝速

奉命無憑捉影難

詩 莫道陰陽無應報

欺公瞞法罪難逃

且一朝勢盡機關洩

天譴收除不錯毫

当晚包公醒覺起筭算伊氏所云初二身亡今日初三趕
得三月二夜回朝見駕是第四天起駕還陽限期未晚但
早到此為妙是以包公要星夜趕回朝明奏奸臣即要起
屍的主意下了柏棚四名排軍早已釀定了扶持包大人

進坐轎中持灯引道一路回歸衙門坐下思量定立下至
意發下欽賜龍牌一面差兩名排軍將本旨往邊關拿調
狄揚欽差阻挡住不許出關待本官進京見駕待上准
旨如何再行定奪兩名家將奉了鈞諭持了龍牌連夜往
關口而去包公即晚傳進陳州知府囑咐曰本官有重大
案情即要進京見駕所有出糶賑濟一事目下民心已寧
且交貴府代辦數天必須照依本官賑濟之法斷不可更
易存私如有作僣即為擾害貧民貴府有不便之處本官
斷不諒情必須公辦陳府那爺曰大人吩咐卑職自當力
辦豈敢存私自弊以取罪戾大人休得多慮也是日包公
將根米冊子尚存多寡糧金貯下若干一一交代清楚張
趙等安排軍擁護而行外役人夫持携火把光輝不待天

明連夜動身裝排軍役人不知其故當日只因起屍心急故即夜登程有陳州知府州縣文武得聞齊上相送畢衆官議論這包黑子做的事俱也詭詐難猜不知又是何故不待天明竟自去了到竟可晒我們衆全僚想來包侍制在本州糶賑飢民衆百姓人稱息頌德如今我們接手代亦比他倍外加厚待百姓倍加喜有何不妙衆官稱是不多煩表再言包公是夜速催趨程一心只望早回王城一路思量言龐洪只與一班奸党妨賢病國弄出奇怪事情別人的財帛尔或可貪取的穆宗保是何等之人尔想他財帛豈非大妄也吾今回朝察明此事諒未至上不依拔他不倒也要嚇他個胆戰心寒也罷行也不覺天色蒼亮再攢一天將近隨州鎮不遠至晚了包爺吩咐不許

動不鎮官員免他跋涉徒勞不拘左右近地尋個廟宇觀堂權且担擱可也薛霸啟稟大人前边有座東岳廟十分寬廣可以暫息包公曰如此且在廟堂中將息便是原

來一連二夜未睡一天行走衆人勞苦是以包公此夜命衆軍暫行歇止当晚包公下了大轎進至宇殿中有司祝道人多少着驚齊上跪接全声曰小道不知包大人駕到有失恭通乞祈恕罪包公曰本官經由此地本境官員倘且不通經擾只因天色已晚尋些地頭夜宿即明早天登程了不須拘執也况尔們乃出家之人無拘無管何須言罪衆道人曰領沾大人汪洋海量姑饒且乞大人到客堂請坐只是地方未潔多有糞瀆爲罪包公曰本官只要坐歇一宵不費尔們一草一本休得勞忙道人曰大人到未

夜深了小道無非奉敬盪清湯齋膳的包公曰如此足領了包爺進內只見殿中兩旁四位神將對面當朝大丹墀兩邊左植青松后樹綠柳包公進至大殿中央一坐尊神大帝凜凜端嚴道人早已点起灯火香烟包大人沐手拈香跪下將某官姓名告祝禮叩畢起來是夜道人等備了上品齋素一酌與包公用晚膳衆排軍轎夫另設別堂相疑不多細表當晚衆道人只言包大人在此安宿忙往預備一所潔雅臥房請大人安睡包公反說他們懶煩本官不用息睡且坐待天明爾們不必候候吾于大殿中坐立又吩咐衆排軍役夫衆人將息五更天卽要趨程當時衆排軍人等先夜未睡今日又晚走一天已不得大人吩咐一言衆人各已睡去單有包公在大殿上往已未已或行

或坐內道人遠已倍伴包爺不敢睡臥包公几次催促他們睡衆道人曰大人爲國爲辛勞終夜不睡貴體不惜况小道乃一幽閑無用卑民焉敢不恭伴大人擅敢私睡包公曰這也何妨本官路經此地只作借宿於此衆道人見包公說出此謙婉之辭人人感激不一會又恭奉清茶至五更天衆軍役揩目抽身道人早已設備燒湯梳洗此地近陳橋離王城不遠卽饒行程包公先取出白金十兩賞與道人作香燭之資卽時打轉起程衆道人齊已跪送多言包大人好官用了兩齋膳也嘗回十兩白金佳言道人讚嘆却說包公催趲了一程已是陳橋鎮上方到一橋中忽狂風一卷包公打了禁寒一頂烏紗帽子吹捲在滾石碌上原來包公在西而下東未當時這頂冠在轎中吹出

在鞍口上張龍趙虎卽忙掀槍豈了四手槍一冠多槍不及已滾跌于橋下露出包公光頭一個包公喝聲什麼風這等放肆也旁立排軍某獸答曰這是落帽風包公冷咲曰如此是落帽風了不得放肆正言間張趙將金冠與包公陞戴回包公一想喚張龍趙虎着尔二人立刻往拿了落帽風回話二人想來不好了如今又要倒運來二人啟上大老翁要往拿落帽風但此是無影無踪之物何處可拿捕乞息大人詳參包公喝聲狗才差尔些需小事這等解情退避也二人曰並不是小人們貪懶畏避只因無根之物確以捕拿末乞大人開息包公喝曰該死奴才天生之物那有無物之理明是尔們貪懶畏勞尔們一個辰刻拿落帽風回話如違吾命着刀斧手在此言畢吩咐仍

轉回東岳宇中等候却說張龍趙虎住居橋頭趙虎曰張兄吾一人今危矣一連二夜睡得不多如今又要拿什麼落帽風張龍趙虎一人正惱悶而行張龍曰趙弟到怎麼是落帽風怎生捕拿趙虎曰這陣狂風是上天無形之物那得捕拿寔乃我二人倒運的張龍一路思量又呼趙弟此事我們亦不索的不免且覓尋陳橋鎮上的保人要脫卸在他躬將落帽風交出若還交代不出卽拿這保領回去見包大人尔便意下如何趙虎听了咲曰這個主見到也不差當日二人昏已納悶尋鎮上保領是以逢人便問內中有人言此地保人家住居急水鄉二人又詢查詰至急水鄉名却腦腦保人在家二人動問姓名此人姓周名全又問二人到訪何幹張龍曰吾二人乃包大人排軍只

因在轆上被狂風落帽有此無禮之風故大人差吾二人
取陳鎮保人立刻將落帽風拿回究罪此人曰尔二人既
奉包大人差遣豈无牌票何論既无牌票犹恐假冒官真
假難办王城近地尔們休得逞兇也如无印牌吾不往也
奈我何不得二人哄曰這句言說得有理如此尔且在家
中候着待吾請了大人發牌再来勸勞周全應允二人一
程跑回東岳宇中上稟大人要簽牌保人方肯將落帽風
擎出包公听了大怒二日圓睜喝罵一声两个奴才本官
經由的地頭尙且不驚動別人如今差尔往办此小事卽
要動驚保人可惱奴才二人啟稟大人凡要拘拿只要據
憑稟牌着落地方保人乃能交犯人包爺喝声糊說地方
上保人只曾得地頭上百姓落帽風不保人實何用

驚動他們况尔二人还未知落帽風落尔擅敢妄稟保
人尔二人再稟上大人落帽風是乃無影無形之物敬小
人如何捕捉望息大人開恩見諒饒赦落帽風早此趙路
纔是包爺喝声糊說九爲承当衙役總要捕風捉影今日
有了風还捉不着影也罢了本官念尔二人是但不用
的准賞差牌一面不許驚動保人滋擾地方再限尔二辰
刻卽办拏落帽風回来問究若再推諉文武棍一頓打死
两狗命二人領諾拏牌跑出宇中垂頭喪氣長嘆一声难
办此奇事也当日若論包公不是当真要拏落帽風故难
阻二人只因這狂風又未得奇怪身坐轆中能捲出烏紗
料然有些奇異事這包老是多管事官員故今知張龍趙
虎是個能智差役故力着他二人捕風捉影查究又不許

他們驚擾地方保人既免了一番周折是包公深知差吏擾民之害當下張趙二人一路心煩意悶恨着包公羅如差我二人捉霜擎雨也還有形可取偏也要捕落帽狂風之難他又跑上陳橋立定了左盼右瞧當時何有些狂風抑或多少人是那個名落帽風果也立着彼此交看有過往多人見二人瞪目交睨不明其故內有多言的詰詢他們二人言奉包公所差捕捉落帽風只爲俟候得人不了見那人是落帽風之名內有一少年多言曰只有橋西側藥材店一人名駱茂雙且去拿也他看內有凡人老成的曰多言亂說此人乃一良善人守分營生二三十載並不招非作歹尔這人好没分曉的倘不是此人豈不枉屈錯拿了他定然另有落帽風之着落也張趙所了倍加悶煩

手巾摩也弄也牌票却金得定則了只獨坐于石橋上有語牌票包大人差我二人捉拿落帽風如今尋摸不出回去定然受責如何是好二人想不着路無奈只得跪下叩首稟告當空言奉了包公之命一番祝告當下如痴如呆一般又呼風也尔好不弄人緣何將他紗冠吹滾下令吾二人受此苦灾差也言未了只見呼的一陣狂風捲將迎面三人勢急卽忙立起四手搶擎只呼捉風豈知風捉不牢反將票牌一掃吹捲過東犹如高放起風箏一般已捲起半空中二人並言危矣風捉不牢反將牌票吹捲去如何回覆得包大人又言陳橋鎮東角上有一街衢名曰太平坊是一所小市頭對衢兩廡舖店稠密未往行人不少這陣狂風寡素得怪異捲起票牌吹至太平坊上落

在一副菜挑之內那販賣的人見了言爲什麼這番當票寬張吹末也已將扭了停住雙手拾起看末早有張龍趙虎急忙趕來大呼落帽風在此地了張趙二人趕近了要搶奪回那稟牌此人拿牢不放反叱喝二人狂妄張趙也不爭亦只雙手並扭挽牢曰落帽風尔可知包大人在着東掘廟宇中等候尔訊究否速些走罢那販菜人嚇驚得振抖七即大呼曰我是販小經紀大並不爲非犯法爲什麼無端將吾拘扭的張趙並言曰不管尔犯法不犯法尔且到包大人跟前隨尔分办走罢不問情由二人扭十人推七拉七全並跑走又有太平衛上衆百姓一見七言八語的喧炒忿七不平一齊多少人跟隨二人看他將販菜的扭扯往那一方又不知拿捕此人是落帽風否包公如何審究且看下一回分解

此回寫包公还朝忙速秉公報國之心賜何等執以寫盡忠烈臣爲主除奸之誠于此可欽可羨 趕指程塗又駐東岳宇中以為下文是及東岳皇帝注一地步是虛籠影映之筆讀者須細味之 因風落帽捉弄得張趙二役不勝若差可見勞心國務官員稽察民情不能半刻偷安也 公責二役以聞風捕之究是心測有奇事第一重案在躬連及影映未動何暇究及別取根由然公不以勞苦爲辭而嚴加深究是史美公爲宋寧賢臣并目爲包閻羅之嚴正信乎公論

四十七回

落帽風無憑混捉

真國母有屈詳伸

詩 光明日月有暎時

何況爲人禍到期

曰 身居國母朝陽貴

十八年敗事可悲

却說張龍趙虎扭捉了販青小日有大平街道上衆百姓
曰這販青人乃郭海壽也窮曰苦度每日間販些菜蔬小
物進得分文膳母虽乃困窮而不失孝順是以近處地頭
上人多呼他爲郭孝子素知他是個朴質守分人又不犯
法招非包大人拿捉他何故我等衆人不服也齊要至東
岳廟中一刻間擁擠得成群結隊喧嘩何下二三百人民
老少不等已有人待他挑了菜担倘包大人錯拿處治他
一全力保要求放釋良孝人之意在語衆民擁來東岳廟
先說張趙扭拉此人進至廟宇中殿上大人小人已寫落
帽風奪到了包公吩咐帶上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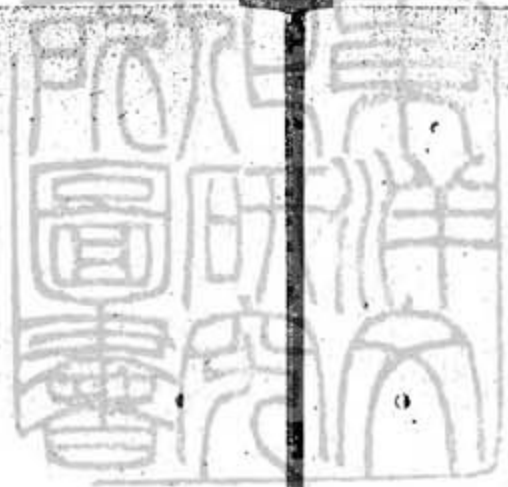
此人曰小人並不犯法尔冒捉良民何須下跪包公將此
此人細比一看到也生奇怪年紀約末二十上下臉半黑
白之間額窄陷而兩目神光耳珠缺而貼肉不脫鼻塌低
而井竈分明兩順深而地領豐朝當下包公細看此人那
里是什应落帽風本官因爲風捲冠帽疑有冤屈警報耳
如今定然張趙二役難查办暗謎混拿此人未塘塞且也
諳究他有何机狡的包公装着發怒喝声尔這人還不知
法律应本官跟前胆大不下跪且細說明尔的末歷也罷
此人啟稟大人在上小的乃經紀小民並不犯法身無罪
過貴役不該冒促無罪小民故吾胆大不下跪也包爺曰
尔名落帽風应此人曰啟上大人小民名郭海壽並不是
落帽風包爺曰尔是何等之人住居何方且細言本官得

知此人曰小人郭姓名海壽乃陳鎮一貧賤民方出娘胎
父親已喪母親苦守破窰但前時娘親街衢乞食撫養小
人吾年交十五豈知娘親双目已失明如今小民年紀長
成十九一力辛勤積蓄得銅錢五百近今几載終朝買販
蔬菜爲生日中錯母方少足用豈知近年二三載飢饉難
甚家七戶七日見悽惶米價如珍每升錢資三十小生理
不勝淡泊日中止有一飯兩粥與娘貧度苦楚今載有幸
上年十一月至上差來包大人好位清官開皇倉平糶方
得米價如常連及木地頭官更好了不敢索詐良民惡
棍匪盜遠遁潛踪本府數縣人人感德個也稱仁但今小
的乃一貧民並不犯罪大人拿吾來作落帽風未知何故
思乞大人明言下示包公想來此人說來是個大孝之鬼



了正要開言動問只見數百姓老少不等何下三二百人
成群擁進廟首末言也語也內中有數位老成的開言呼
大人早有排軍三十餘人阻擋呼叱不許擁入廟宇中堂
包公遠也瞧見吩咐衆役不須攔阻容衆人緩進來不許
喧嘩衆人遵着吩咐緩進至宇廊中包爺問曰尔民許多
有甚事情本官在此敢來這里糊鬧店內有几老人曰大
人在上這郭海壽乃一經紀之民勤勞良善之輩家須貧
困而不失孝道供親此近地算他是個行孝少年况向日
安分守己並不招非我等小民人人尽知今日不明大人
何故拿他若是錯捉了他羈留了彼不能做小生理母在
破窰飢歆死了故吾衆子民到懇大人開恩釋放他回倘
大人不准信現有他販賣笠担爲憑祈大人明鑑包爺曰

衆民休得喧嘩衆民遵諾原來包公的性情不肯自認差的當下呼喚張龍趙虎喝聲狗奴才本官着尔往拿落帽風怎成混拿郭海壽未塘塞可惡喝令打棧二人連忙啟稟天人吾等有段情由啟上包爺曰容尔言未張趙曰小人奉掣牌票四下找尋落帽風忽于陳橋又遇狂風來得陀怪已將牌票吹捲起半空中嚇得吾二人驚也不小犹恐回不得命一趕追趕至太平衢上只見挑蔬菜担人手巾拿住牌票一昏奉大人命捕風捉影故將他拿素包爺喝聲糊說風吹落帽風捲牌票多是風的作怪只裝拿風之類尔二人故違吾命妄稅良民應該重處二人曰人人開恩待小的再往拿落帽風也如若打傷小的二腿難以行走怎能奉命去拘拿包公曰也罷限尔交午時要拿回



如違重處二人謝了起末一程跪出趙虎曰張兄我二人今日危矣張龍曰趙弟這件事情教我們是准處置且與汝再至陳橋相探一回全歸稟上寔办不出落帽風抵庄他除革身役罷了書中住表張趙之言却說包爺呼聲郭海壽既然尔乃善良之民本官且釋放尔了只作役人誤拿錯的尔們不必在此推攔喧嘩衆民叩首多言大人開恩釋了海壽及他母親可以活命了包公曰本官念尔是徇行孝貧民賞尔銀子五兩回去做些小買賣好供養母親人若行孝天必佑之董超早已交他白銀五兩郭海壽好生大喜叩謝大人挑回笠担而行衆民多少散去皆言包公仁德清官也且不表却說郭海壽回至太平坊上將祖笠付交住所還至破窑將茅門一推進內呼聲母親那

瞎目婆娘喚孩兒汝去之未久何故即回郭海壽呼母親
方纔孩兒担挑筐子出了大街衢還未有人與兒採買方
在太平坊上忽一衙官牌票風大捲來兒方拾起早有两
位惡狼公差拉扭兒至東岳廟有位官員渾身打扮皆黑
色面色黑頭戴烏紗帽朝袍玄黑朝靴黑原我初不曉他
是那位官員只道本處官員妄拿我的故不肯下跪后又
查歷吾長短未了裏人稟吾行孝此位官員帶喜悅償吾
白銀五兩做小經紀供親真乃幸也故特回安慰母親婆
兒曰他如此愛民是什處官員郭海壽曰母親汝又目失
明如若好目見了此位官員只恐嚇壞了汝冤惡難覓不
知他乃朝中包侍制大人名包拯確道母親不聞人說包
公是個朝上大忠臣爲國愛民的情官婆娘曰原來如此

是包公果驗也孩兒尔且往請他來做娘有大重事與他
面訴郭海壽曰母親有何事告訴且說與兒知曉代稟上
包公婆娘目孩兒吾的身負極情大冤滿朝臣除了包公
鉄面無私非輕可伸訴也吾兒往代訴中于無益必要與
包公面言也可歷言海壽吟曰母親之言也覺奇了吾母
子住居破窑須然貧苦但無一人欺侮母親有甚極慘之
冤婆子曰孩兒此乃十八年前之事尔那里得知速往請
他來爲娘自有言告訴海壽曰原來十八年前事果也孩
兒不得而知了倘或包大人不來便怎生是好婆娘曰尔
往言吾母有十八年前大冤要当面伸訴別官不來包公
定然到的海壽曰既然如此孩兒往請他來母親且將銀
子收拾好言罷奔出破窑先說張龍趙虎兩人奉令請議

若等候到明日也不中用不如回去稟覆大人悉听他處治也罷兩人垂頭喪氣戰戰兢兢心回轉屈宇中下跪啟稟大人小的奉命捉拿落帽風窳乃無影無踪之物难以搜求懇乞大人開息包公一想只道狂風落帽有什麼冤情警報只強押二人去搜求既無別事且罷了况伊氏之事要緊担候不得日期吩咐打道回朝有張趙二人放心正要鳴道出門忽來了郭海壽呼大人吾家母請汝去告狀喪排軍喝曰該死奴才尔莫非風顛的人还不速退海壽曰吾家母有大冤事故未請大人往告訴尔們不須攔阻包爺見曰不用阻他原末包公情性古怪亦事也是迥異况今日事情更又奇特想他怎反要本官去告狀想這妇人說得出此言定有未歷即呼郭海壽汝母來在那方

海壽曰現在破窑等候包公听了吩咐打道往破窑當時郭海壽引道前行又言衆人到門不可叱喝犹恐驚壞吾娘亲也包公又命不用嗚嚶打喝當日郭海壽先跑后面差人肅淨却從太平坊上經田旁人喚海壽緣何不往買賣只管往來跑走何也海壽言母要包公到門告狀說知衆人曰但不知包公來也否海壽曰后面來者不是包黑廋衆人看見果然排軍蜂擁而來多咲曰這庄奇事古今罕有這化婆父住破窑双目已瞎年將五十財勢俱沒莫非犯了風癩的諒他沒有什麼冤情告訴又少見告狀告子民妄自尊大反要老爹上門告狀想來原乃包公蠢呆也尔言語評隨走觀看當時海壽一至茅門立着呼大人這里就是了回轉呼母亲包大人到了婆子曰孩兒且摆



正這奈破登在中央待吾坐下海壽領命撰正婆娘当中
 下坐海壽站立邊旁包公住轎离茅居半箭之遙命張趙
 前往問妇人速来告訴有甚冤情二役領命到門大呼妇
 人知悉包大人亲自到此有甚冤情速出来訴稟這妇
 人答曰教包拯进来見我張趙大喝賤妇人好生大胆擅
 敢呼喚大人名諱罪該萬死妇人曰包拯名諱我却呼得
 快速教他进来有話與謫量張趙二人又責惱又責發咲
 言大人目今官星不現了至遇這痴癩妇人二人只得稟
 知包公言郭海壽的母亲是個痴呆妇人包公見彼是
 痴呆二人稟曰他將大人的尊諱恭然呼喚要大人往去
 見他答話包公曰要本官往見他的二人称是包公曰這
 也何妨言罢吩咐起直有數排衙前隨着包大人真乃呆蠢
 官如孩童之見更有閑看多人称言奇事
 八人乃贊
 显之官隨着這盲目汚穢妇人耍弄也覺可咲可晒當時
 包公到了門首張龍跑進茅屋中呼郭海壽包大人到来
 何不跪接有妇人接言曰包拯来了么喚他裡廂講話張
 龍喝声狗賤妇人這汚穢所在还敢要大人进来休得做
 夢妇人喝声糊說吾也在此久居了难道他即进来不得
 必須他到裡廂来乃可面言張龍听了不住的搖頭言大
 人今日遇鬼迷了回到京中烏紗冠也戴不稳也又未啟
 上大人這呆妇人要大人進裡邊講話小人言此地汚穢
 不能敢請大人進去彼言住居久了难道大人進去不得
 之言包公听了想未忖度這妇人出身定然不是微賤之
 輩故有此狂大之言也罢且進他茅中看此妇人有什么

大冤情當時包公出轎進步張龍趙虎二人扶伴包公身
 高干茅門故低頭曲腰步至末細將妇人一看約有四旬
 七八的年紀髮鬢蓬鬆双目不明衣破縷面須焦瘦而
 貌却佳似非閑賤之人郭海壽曰母亲包大人求了他說
 在那里包公曰本官在此他說包拯尔末夜包公听了又
 氣惱又竟咲胆大妇人当真呼起本官之名即言妇人本
 官在此尔有什玄冤情速訴明妇人曰尔攬近些包公
 又走近些那妇人两手一撈一摸不着包公又將手一招
 呼攬近末此包公無奈只得走近离不上三步被他攬着
 了半边腰他呼包拯尔見了老身还不丁跪包公瞪目
 自語曰好大末頭妇人还要本官下跪是何緣故妇人曰
 汝依吾下跪我可訴說前情這包公只無奈說声也罷本



官且下跪張趙二役見大人下跪他也全跪地中郭海壽
 見了到也哂咲起来当下妇人將包公的臉上左右遍摩
 一摸至他腦后偏月三又骨將指頭擎元擎捻凡捻連說
 两声曰正是包大人了一些也不錯包翁了好生疑惑到
 覺難明不解忙問尔這妇人果有什玄緣故大冤情速
 說明末只見那妇人泪珠一線呼声包大人我果有極情冤
 屈之情十八年久蓄怨至今諒先夜神人吩咐想必今日
 伸冤有賴只來乞大人與吾一方担当方得一朝雪霧括
 開復光日月也包公听了曰本官有夢事在躬要急趕回
 朝汝既有冤情速訴明待本官與汝伸雪當時這妇人
 呼声包大人且請起這包公果然跪得两膝生麻痛了只
 得立起一旁不知妇人訴說出什玄冤情且看下回分解

一狂風落帽而包公力办搜求观此遇重大事情怎肯
輕以放過故史有閻羅包待制之目歟一販蔬圃小人
何足輕重而衆民保護如此皆云以共行孝所以朝廷
重爵以其忠民間所足見愛者行孝也如不忠不孝之
人亦奚足重愛哉 臨蒞下民御之以嚴未必過于殘
忍撫之以威素必由卑揮使况公乃巍也重望大臣猶
爲郭母縊縵如人一番膺狎是人所難忍者而公反多
言慰劝討搜被冤所云克寬克仁公其有焉
四十八回

候審無心驚事重

訴冤有據今吾悲

詩 月缺重圓自有期

訴題前事堪悲

曰 玉葉金枝栽穢土

遭殃千古最爲奇



當下妇人曰包大人尔乃缺面無私的情官審究明多少
奇冤重案只憂我此良冤情審斷不白了包公曰到底付
成冤情体得含糊隱諱妇人曰吾原乃先帝直宗天子西
宮李氏正宮即今劉后也十八年之前吾與劉后身王怀
孕其時直宗天子與寇准丞相往解澶州之圍御駕親征
即日尙未返宮我在宮中產下太子宮娥內監已有知者
過不刻間正宮劉氏忽又报生太子不知一刻禍生不測
起于目前包公所此眼睜也呆想来若是真情比是李辰
妃娘也了当初先帝興兵往澶州去后二載吾由開封府
后陞知諫院方在朝中于政又問尔在宮園有何人起禍
妇人曰只爲正宮劉氏心怀妬毒與着內監郭怀全謀忽
一天劉氏自抱宮主到我碧雲宮来只言之乳要吾乳娘

喂飼當時劉后假裝美意怀抱吾太子又邀吾到昭陽宮
魚燕我卽順情卽日全行當時相隨內監郭槐抱持太子
全名豈知早已藏過我焉知是好人早施毒計后来飲燕
已罷要取回太子他言郭槐送怀太子先还碧雲宮我並
不多疑至回內宮有宮娥言郭槐方纔將太子放下龍床
称是睡熟不可驚他又用綾羅袂盖了我只道是真情又
思小兒子不多驚擾至晚揭開羅盖要看兒子不料嚇得
死去还魂床上盖的乃血淋淋的死狸猫也方知劉氏郭
槐計害是時只因天子與兵未回怨悔仇山怎發成豈知
是夜劉氏郭槐潑天胆火又生惡計謀害于我卽晚放火
敢吾碧雲宮当晚得恐宮女通知盜取金牌悄已教吾扮
詩太監腰掛金牌連夜逃出后宮門臨去時說明太子交

付陳琳持抱去故又指京明我別無去路已往南清宮入
王參府狄氏娘七况且他心慈善善里之人定然收匿且待
萬歲回朝然后奏明此事中寃奸后狠監自难逃晚当日
只是心忙意亂依此而行包公听到其間連忙跑開數步
又跪下曰未知狄太后收留否姓人嘆声我乃女流之輩
人進深宮從不曾衝衝一跡焉知入王參府在那方故覓
尋不到南清宮可憐黑夜中孤身隻影灯火俱無步行步
跌顛影生疑忽查后面似有人追迫胆戰心驚身量跌仆
進民家門首豈期此家是一孤娥姓郭姓夫君上年身死
但此妇中年人身怀六甲当夜救甦醒邀吾進家問及素
由我亦不敢說明露跡已言夫死翁姑逼勒改節不從私
爲逃避但此妇爲人厚道有情收留作伴后来生下遺腹

子僅得半載可惜此姐一命婦阴只得吾將此嬰兒撫育
不一載又遇禍不單行隔鄰火災累及遭焚一物難携止
逃得命出于無奈遂出京城后来得金圣上班師豈知八
王公上年已且仙界圣上归期未及半載又金頒詔先帝
殯天豈非老身无望还宮也憐守此破窑屈指光阴將已
二十載包公曰請問娘如何度日姐人曰言末也覺慘
悲守此破窑那得亲情看顧只得沿門求乞以度殘生撫
着孤兒長大取名海寿年交十一二即知孝順娘親子母
相依实难苦疰幸得他一力辛勤尋下些小生理度日不
料連年米價如珍至夏天身受蚊虫毒咬天寒不得暖服
沽躬年秋苦捱直至今日今天腹裡苦素只有自知近數
載双目惱昏了若我孤兒行孝供養一命亡之久矣言未



了噙哭起来咽噎塞喉說言不出有郭海寿在旁頓然驚
呆了原来我身不是他產下的嫡母早归泉世有包公帶
驚又說請問娘如何既長成兒子何不教他引汝到南清
宮去甘心受此苦楚何也姐人曰大人有所未知古言西
虎面皮难面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倘嫩了營投蛛網思脫
難矣包公曰請問娘如何當年太子後來未怎生着落姐人
曰方纔說至寇宮娥通線救我尚未說明即日狸貓換去
兒子劉后差寇女將我兒擦拋金井池幸他不忍加害奈
何欲救难救悉遇陳琳進苑杯脫兒子到南清宮狄氏救
留數年后八王帰天那先帝尚未班師回朝后金頒詔胡
立八王長子為皇太子故吾知当今是吾亲兒不可憐母
在破窑苦捱受尽凄凉美得双目失明子母元依昨夜三

更偶得一夢只見一神圣自言東岳大帝言吾言今灾星已退有清官可待明寃我即問清官是誰神圣言龍圖閣侍制包大人乃忠硬死私清官教吾將此段情由訴知許我散開雲霧得月光圓也我又問陳州地面多少官員未往那知是誰包公大帝又言要知的確包公不准他腦后生成偃月三山骨是以方纔摸有三山異骨方肯白露十八年前之寃若得大人與我斷明此案感德如天了言罢下泪一行郭海寿想未可咲母亲既然是当今天后有此大寃遭磨此難在我並不洩出直至今天纔知他不是我生身嫡母但太后遭此大難不孝妻真當今天上又有張龍趙虎聞此遍言嚇得魂不附体低伏地中不敢抬頭包公又請問娘上那當今萬歲是依所產有什名嗎認否且



人曰何言沒有記認手掌山河足踏社稷隱上四字爲憑乃是善嫡產兒子也包公倒伏塵埃吐舌搖頭曰可憐娘上遭此十八年苦難微臣也罪該萬死妇人曰大人言是了此乃吾是該有戮灾也若究明此事斷饒不得郭槐望祈大人爲吾表白重寃即死在破窰也得瞑目了包公曰娘且自開怀微臣今日趕回朝中預此頂烏紗不戴也要究明此寃望祈娘上放開心緒且免傷怀妇人曰若得大人與吾伸明寃屈吾復何憂包公曰娘上且耐着性等候數天回朝將此事究明少不得萬歲也排筵駕自末迺請好人應諾當日包公差人速喚地方文武官未朝見太后宮院趕办不及須尋座奇雅樓房買取几名精細了邛是時三月初天氣尚寒趕办些暖服佳饌供奉双目不明

速覓明醫調治若一人懈慢作欺君罪論兩名排軍如我分根李氏曰大人不必費心老身久處破窑落難已久待奉又有孩兒望大人不必動勞差官了包公須然應允但安插了太后方得放心當下妇人呼我兒汝且待娘叩謝了包大人海寿領命上前呼大人吾家母托拜于尔祈代伸冤包公曰多在本官担承海寿曰如此待叩謝包公想未此人目今須貧民但與太后子母之称倘皇上認了母后他是一個王弟玉兒了當時還不起未連稱不敢當爲臣理當報效君恩妇人又呼六人站于何處海寿接言曰跪了許久也妇人曰大人快些請起包公曰謝恩娘七于歲起來立着細看娘七髮鬢蓬七衣衫縑縷實覺傷心丟下龍樓鳳閣御苑王宮破窑落難十餘秋幸得孤兒孝養



他實乃至上救母息人慢語包公思想衆排軍驚駭有容外覩看衆民交頭接耳多稱奇異再不想這求乞丐如人是一位當今國母一人言曰曾記前十載到門討食孩兒尙幼哭泣哀七被吾痛罵方纔蹣跚去后来母子不再了早曉他是當今太后也不該如此輕慢果然海水可量人不可量也衆人听了皆是嘆息也且不表此時未了表文武官許多將閑人拘逐散不許嚶呢只見破窑門首立着包大人衆官員多未恭見垂首曲腰衆曰太后娘七破窑落難卑職等實出于不知罪咎難貸了包公冷吟曰本官道經此地卽知太后在此可怪尔們在此爲官全然不懂少不得本官还朝奏登皇上追究起来尔們官職可做得安穩否衆官員皆俯腰再懇大人格外開恩卑職等不知

太后落難實有失于查察之罪求大人海量姑寬包公閃
 過一旁曰尔等文武員到此理該朝見太后也眾員應諾
 即于密門外文東武西通名道職三呼千歲朝見海壽遠
 上雖見呼母亲外廂許多官員在此即見妇人曰教他各
 請回衙理事不必在此伺候郭海壽躡出曰喪位老爹且
 听吾家母吩咐各請回衙辦理不必在此叩礼眾員須臾
 如此說未但不仍動身共啟包公曰卑職方纔奉命已差
 人速办雅室挑选了环供備朝服包公曰如此纔是忙進
 內曰臣包拯啟稟娘妇人曰大人有甚商量包公曰臣因
 國家大事却要还朝速办故抛下賑飢公務事回朝不想
 偶遇娘上一段大冤更不能阻攔臣已看地方官好生安
 吉娘上臣即別駕还望娘上勿得見怪臣回朝即奏明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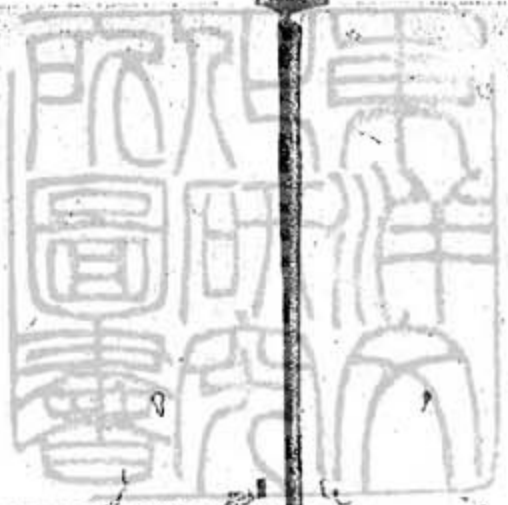


感聖明此事即排筵素迺請了祈娘上且放寬怀有烟
 几天妇人曰吾躬久賤居密今何用奢華免勞盛心牽掛
 且本地官員政務太繁豈可再勞他有煩大人請知眾官
 一概俱免日中不必到未包公謝別出密門有言論眾官
 太后吩咐日中朝見問安一概俱免以省繁勞此皆太后
 仁慈体恤之息但鳳凰豈可棲于荒草之地方纔吾言必
 當依办但本官因有急事还朝眾官連上共諾言罢即吩
 咐起程眾官相送眾役差一路呼道而去当日張趙二人
 安心了私議曰落帽風實乃奇事教吾二人好苦差也不
 想拿落帽風搜出天大重事大人又一力担承但不知此
 重事办理得安否在話包公回朝当有眾官見包公已去
 不敢進茅門只在門外少刻有几位夫人名帶了环進內

朝見請安請娘沐浴更衣豈知太后也不沐浴也不更衣言曰吾在茅居十九載已經苦捱了不必你們費心各自請回衆夫人俱覺不安那知太后執性如山衆人无可施置又有承办役人稟上衆位老令言已經覓了幽雅室一所可權爲宮院又請太后迁居豈知太后又言茅居久住不勞衆官多請且各回衙衆官再三懇求太后只不先請衆官无奈只得于茅室前后刻喚工匠趕造宇房一日三次鹽鏹參茸藥一切調停衆官固議太后不愿更衣只求郭海壽可准了當下衆官未息求有海壽曰既吾娘素不愿更衣也非衆位老令之咎且請回衙申不然反激惱他了衆官无奈只得听其自然當時定然勇官一班女夫八一群天上表請安太后有百味珍饈多不用母子只淡

飯清湯常用仍居破窰。环一人不用仍打發回衆官員。言太后多事日姓私談却說包公不分星夜趕回朝中其時乃三月初五伊氏夫人初二終世不過僅得四天包公一進開封府天色已晚回至衙署中衆牙役齊上跪接至了內堂夫人迎接坐下先請安復問老令奉旨賑飢如今回表豈非完了公務也包公曰賑飢公務尚未楚但本官因國家大事而回夫人還要請情山包公曰国家政非夫人所知不必動問夫人不敢再言只命人備酒與老令接言几句飢民苦楚別的不言不知包公素日面圣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西宮李宸妃史言實生帝劉修儀壞爲已子然而仁宗卽位之後已归仙境與此回逃難而出有異茲據此文



崇幽折亦不深求與實而廢之舜之耕于歷山說之屈
首塗堯豈期後日一作聖君一作賢相第未高耕塗之
日何人駭知卽此奴人不遇包公亦無太后屈于茅審
駭異事于此可見凡事分已定窮通各有時不徒堂人
而然卽出類拔萃是實未言不待時分而通也觀包公
之咎論衆察何見其保民爲國者第如公之爲君保赤
不獨宋世之不可多得也

終

東洋
八時
圖書

